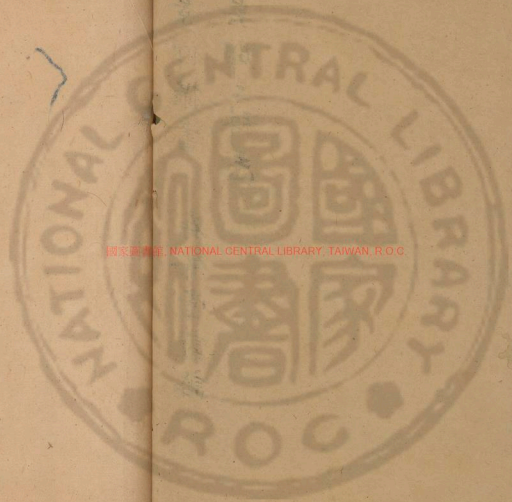


景仰撮書
吳郡二科志

存餘堂詩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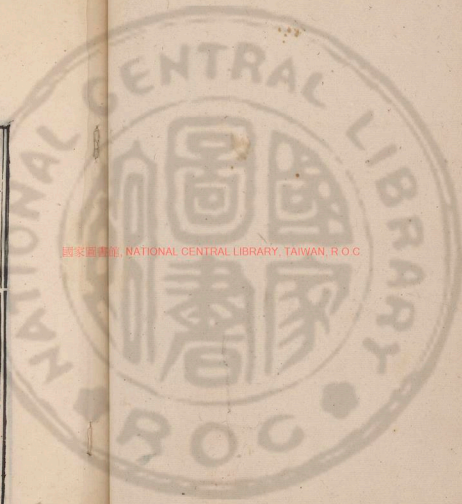


景仰撮書

錫山王達著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
顧而覩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投鏹瞋曰拂手而
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
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旣讐而問其姓名曰何足
語姓名

論曰知人可謂難矣以季子之賢而尤不識
被裘公况它人乎賢者內重外輕者也埋光
鏹采者也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小公之甚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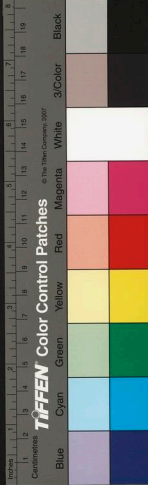
晉劉驎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諸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驎之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命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驎之爲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仁智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驎之使冲先造其父禮也短褐不耻義也躬執酒蔬孝也固

辭長史節也今之人朝得一官則慕驎其宗族其有驎之者哉然冲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遠矣後世以官秩傲於士大夫者觀此亦足自愧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稷齋垂釣自怡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愧者以其直在已也賢在我不知在彼何必因其不智而愧於我哉三代以來當音者少志和但知往從役而已吾不知何者爲榮辱也然則邦內有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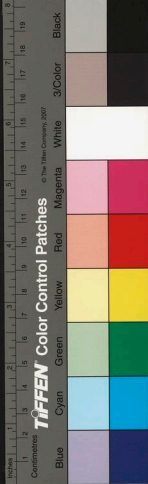


論曰嗣宗因怒上言斥放固非公論矣然以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淪於傲於他人何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乎不榮通不醜窮也一旦寵遇而猾撓其心則其爲志也淺矣昔放見陳搏搏告曰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子名將起當有物忌之得非放之爲人皎皎而自好者乎不然曷其言之微也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踈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咲曰爾豆故哉何乃至是

論曰凡天下之事皆可強爲惟度量不可強爲何也資品之高見理之明也行儉既能論四傑之高下矣其識見非衆人之所及也彼區區一物奚能動其中哉人所寶者物也行儉所寶者德也先器而文藝吾於此徵之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或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客亦不私其錢



論曰公之所謂獨樂者非真獨樂也將以推其樂於已者樂諸人也呂直以十千納公不
知公矣雖然直亦不受而劍亭以便行客則其人亦豈可及哉世之人因財以矛盾反面
相仇者聞其風亦足以自愧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劍耶不受一啖刺船而去

論曰古人云飛鳥投人救之我律蓋拯人於

會皇急迫之中者仁者之心也被漁父者非仁人歟抑隱其高寓於漁傲萬物而弗沐者歟世之人戕友而射利捐物而肥家昧心於天地之間者多矣又安知漁父之用心哉所謂無所求而爲之者漁父有之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紂殺龍逢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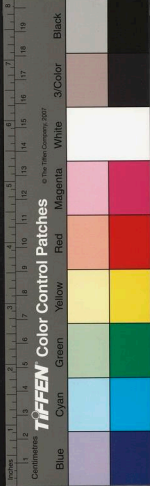
論曰聖人之心未嘗一日而忘天下然亦未嘗不察平時勢之可否也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樂天知命蓋以此也詎有困道之不行遂自賊者耶執中無權申暑秋之謂矣然迹其用心亦可悲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不自寧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無心之為愈哉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

論曰人之有心所以察是非辨可否也然至易休者心也君子所以存誠以養之惟其誠之存也所以臨禍而不撓也先生所以存心誠敬者一聽於天也彼父老所謂無心固高矣然不可爲法心豈可無耶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鑪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者因自結之

論曰古之君子隱於下位者多矣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埋光錐彩懼人之知者君子也使燁燁以求知悻悻以求達烏足以爲君子哉



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知賢則啞啞叱咤無所不至矣安知無君子隱於其中耶此文王之所以爲聖人也

唐鍾傳洪州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力不能勝遂擒之僖宗朝拜鍾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潁川郡王旣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智與謀暴虎何足尚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

論曰世之人惟習尚之是耽而不不知省者多矣詎不深可嘆哉不惟俾它人之可嘆以譏

傳子孫而爲子孫矣若鍾傳者可謂自知已非而不欺其子孫者矣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晉末劉毅領荊州辟爲主簿不就曰吾栖丘欽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

論曰晉室衰廢中原雲擾腥羶之氣瀰漫河洛是何等時耶少文盖有以知之矣與其違違救人之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全其天年乎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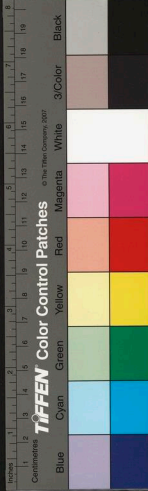
有奇節參往俟之棠抱兒當戶以一盂水拔大本薙猷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薙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

論曰夫古人以物示訓者蓋記意於言語之外也季世之人在上者以勢自尊在下者以諛自務規諒之風泯然寂然矣不有龐參之賢烏知任棠之高不有任棠之訓烏知龐參之智哉士君子相見貴乎兩目之相照也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

論曰世人爲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終身不昏而成亂者有得強援以陵其夫傲其舅姑彼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况貴家大族爲富不仁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爲其所及者也虞翻之言足以警世之不智者矣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懇出於自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



已候命母爲造物所媿

論曰造物者無情之物也諛之不可得而喜
拂之不可得而怒坎止窮通常爲之主彼僕
僕然迷而不知者是爲其所嗤者也一定於
冥冥之中詎可得而轉移哉胡公不以進退
爲意者由其定見坦然於胸中也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宋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
常侍坐數孟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
章慷慨激烈見於顏色

論曰徽欽北行挫辱萬狀當建炎之際正懲

愴悲痛之秋也賊臣輩畧不知愧役役然和
戎之不暇胡公安得不以孔明了翁之心爲
心耶千載之下想其氣象其忠義慷慨之風
尤足以感人何當時無一人能用其志乎

朱桃椎成都人淡泊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
常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禱也以菜茗
置其處易之唐初高士廉治蜀脩禮見之不答
士庶曰欲使我以無治蜀矣

論曰桃椎之行雖不合於中庸然其高世之
行無求之志則非它人所及也世人得之若



驚失之若驚外重而內輕者聞其風得不爲之愧哉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卜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晚年屏居建溪日以尋舊學爲事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

論曰韋齋因福急以韋名其齋豈所謂克其性偏難克者耶觀松年氣象何物可以干其志也世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於晚年不流於釋老則滯於留連光景而已豈有如韋

齋玩心於義理者哉宜乎生子集大成爲萬世之宗師也

吳隱之子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菽儋石無儲與韓康伯隣居康伯母弟氏也謂康伯曰汝掌銓衡必舉此輩後爲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之於湖

論曰古人仕宦非爲富貴而出也一則欲行其道二則由乎造物所驅何富貴之足動其



心哉隱之清介如此可謂不以富貴動心者矣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隱之謂也

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逮貴兄子求官於僧珍僧珍告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爾不聽其求宋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它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爲人所敬重如此

論曰世之庸庸者得一官則夸其妻妾矣况宗族乎炫其宗族矣况鄉黨乎僧珍封侯非

小貴也而尤命兄子不廢素業不賢能如是乎况任賢授能大公之器也其可以私而廢宜乎德之薰人而敬之也

呂公著字晦叔識慮深遠公輔器也宋熙寧中起知河南尹賈昌朝温公程伯淳以詩解之曰温公論公辨論出處不已程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間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元祐中與温公並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於天性冬月不附大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聲色華灑視之漠如



也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

論曰莊生有云慾者深者天機淺蓋嗜慾者
戕性之具也苟能耽於此則天機日削天機
者人之虛靈也彼嗜慾既深矣則此安得而
不蠹哉呂公夏不扇冬不火非矯情也一性
定靜天機明妙耳世之人操於中而挽於外
膠膠汨汨有如在者如之何而能理大事耶
宜乎歷相四朝而得君心也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
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

刺客楊賢逸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
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
拜侍御史

論曰不仕隗囂則其節可知矣至於親推鹿
車載其弟喪其友愛之情爲如何也耶諺然
天倫之懿宜乎有感於揚賢也雖然若賢者
抑亦可人也歟聞義則服賢之謂也

武攸緒則天姪也枯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老莊
書以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
室晚年肌肉充潤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論曰易之同人一陰居衆陽之內衆陽之所
同欲聖人恐其昵於私也故戒之曰同人于
野亨同人于曠野則無偏暱之私矣然六爻
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爲善初則無偏私上
剛居曠野其他則皆弗逮也當武后僭亂之
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久禍結滋甚彼
緒獨能超然遠遁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絕
德行之謹密者能如是哉可謂得同人于野
之義矣莊生云福輕乎羽莫知之載禍重於
地莫知之避若攸緒者非所謂善於避禍者

歟嗚呼不可及矣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
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及歸又聞知居同里若
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
一知縣而出尤竒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襄
行自此擢用

論曰爭利於市爭名於朝名譽相軋自古皆
然公叔文子與大夫偃同朝尼父深許之者
以其無妨賢病國之心也若夷簡者抑亦公
叔文子之徒歟不然何好賢若此之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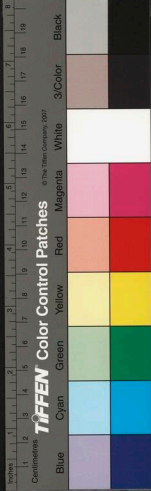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存書遽往觀之寧耻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厯景藏光嘉遜養浩魏明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論曰志之於人大矣夫事之廢興身之成敗莫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同道其所以異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名高萬古

歆則失身爽節委質二姓豈非志之所致耶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寧之謂也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爲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爲鏡面御史初任成都以一龜一鶴自隨及其再任屏去龜鶴止有蒼頭執事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若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元豐初告老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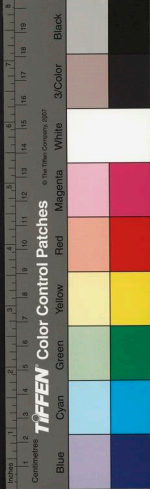


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壽七十七謚清猷
論曰心者天之所以在天雖高也心雖微也
然身之所從出者天也天地萬物皆吾體也
惟聖賢不爲私意小智所聞以私意小智聞
於天者是不知身之所出者也閑道露香告
天蓋知天者歟至於壯之清烈無一毫之汚
老之高遠無一念之禱者又皆出於心地之
無欲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勅天
之命惟時惟幾閑道以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引身不仕母病篤詣洛市

藥會上已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
之蔑如也賈充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倪
而不答充曰卿能作鄉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
投水國人哀之爲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
海國人哀之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
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充令妓女
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悵然
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論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
非君子之所欲也群邪並起禍將及身故深



藏遠遁以自高天壤之間何物可以撓其志哉若仲御之徒雖千駟萬鍾不足動其心瓊瑣充亂臣賊子其視之爲何物也夫以曹娥伍胥歌之者豈非警其不忠不孝之心耶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其子股而使薄祭黜官祭以特羊敬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餼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君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論曰君子所以敗其身而失其令譽者由其

貴而驕富而溢也善羊黑肱之言乎貴而能貧則其節不蠹節不蠹則不爲小民所貴夫利者怨之歸也爲小民所貴者未有不由積而不敬也夫積而不敬可以後亡乎哉孔子曰邦無道穀耻也若黑肱者抑亦知耻者歟數語之間誠君子處亂世之龜鑑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天



下何物可以于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志者
歟夫口腹之欲無窮已也以有限之年求天
下無窮之欲吾見志之不遂而身苦矣何益
之有此君子所以澹然而無所濟也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
持去曰殃我家矣

論曰風俗漸圯古道泯然婚娶論財其來尚
矣若坦者豈非嗜古獨立而不為流俗所移
者耶

顏含字弘都右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

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
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論曰著龜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已而後資
於神夫古既遠人心乃蝕擾擾膠膠莫知彼
主於是聽於神而不明夫理矣若含者詎非
知所重歟

裴萬頃字元暈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
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
兒時只道為它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
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



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論曰君子之爲仕非得已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道也然時有汚隆命有通塞與其齟齬以求進孰若逍遙以樂天乎若萬頃者可謂審於時勢練於世故者矣

嚴黃子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

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黃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埃塵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逐無窮之欲役役乎不知入於禽獸之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也若君平者抑亦不願乎其外者歟

閔賁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居安邑家貧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之勅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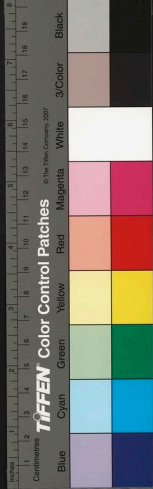
常給仲叔聞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
遂去容沛

論曰節卦上六居節之極節之極者也固守
則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不亡之
吉也若仲叔者豈非苦節者歟一肝尚不可
得可謂苦之極矣然又孰知其此心之天爲
然無愧耶茲彼昏夜扣人門戶而驕人於白
日者大有定庵矣謂之悔亡誠乎其悔亡也
步騰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同年相善
俱以種瓜自給一日共修刺奉瓜猷焦征羗坐

隲於牖下以小盤飯食之旌不能食隲曰吾貧
賤遇之當何愧哉後爲吳丞相

論曰士申於知己屈於不知己彼既不知我
矣我若與之校曲直則彼烏能信我哉若隲
者可謂能自處矣

狄青字漢臣風骨奇偉善騎射爲樞密或有以
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來獻者青讓曰一
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咲而還之嘗設宴宴韓
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塔下伶人以儒爲戲
易勃然大怒曰黠卒敢如此詬詈不絕口至擲



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翌日詣易謝
罪天下咸知公爲盛德人也又公面有黥字
仁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云

論曰世代愈降人心日澆士在座者動輒以
門地相夸尚使孤寒者鉅口而不敢發一語
是豈知豪傑之士有不待門地而興乎自古
聖賢未聞一皆門地出也化及當時名流
萬世彼夸門地者真兒戲耳又安知聖賢之
爲人哉若漢臣者直豪傑士也其器量之弘
識見之遠誠非後世之所及矣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
尤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
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
餘矣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
記尹洙推官歐陽脩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
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
不告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
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
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花下小酌於是以陶
尊果藪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爲滿引不辭既而



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
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
守相公也延卿咲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
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
無少加於前而談咲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
門頤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輩登車
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
貴為何等物也歎息累日不止

論曰委命順理與物無競此達人所以齊寵
辱任去留也天下何物可以動其心哉今觀

延卿之為人蓋可知矣吁彼擇瑟于門望塵
下道者聞延卿之風能不其額之有泚也

曹彬封武惠王宋朝勲業之盛無與比嘗曰自
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
所居堂室傾懷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隆冬
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
愛物如此乎江南迴詣閣門入見膀子稱曰奉
勅江南幹當公事迴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論曰彬之行義固非一端此二事者實其行
義之基也何也一念之仁百善之所生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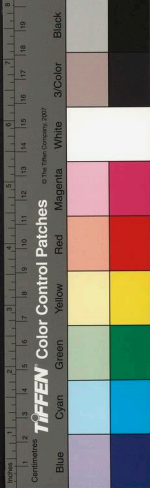


行之謙衆德之所萃也。彬之名位如此勲業如此其用心又如此則豈可及哉。昔太史公慕晏子之爲人欲與之執鞭吾於彬也亦然。富鄭公弼爲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反覆熟慮必無全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配客坐稍久則更從旁唱相公尊重踞踏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

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公少曰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論曰君子之器識誠不可不養也。富貴貧賤觀其器識可知。富公之器識如此安得不爲大宋名臣使人嚮慕於千載之下哉。彼斗筲小量易於溢者良可鄙也。夫良可愧也。夫。

呂許公蒙正性沉静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稱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譖於太宗曰紳於中蒙家安肯受賄此皆蒙正貪賤。



時索於紳不如意以致罪耳

太宗即言復紳官蒙正亦不自辨未幾罷政柄會紳舊事蒙露黜爲絳州團練副使蒙正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賊蒙正亦不謝後一朝士家有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伯里哉弟遂不敢言

論曰微雲障日不害於明纖塵污玉何損於潔大人君子誠不爲小人所損也何也君子之所以自養者有素也况人君之前不可

直哉至於不以玩物動心尤見其德之全也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馬能隨群逐隊趁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論曰余讀韓子送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於公卿之門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如未嘗不掩卷而嘆也近世以來士風不振者由



士子好於奔競而自辱耳若李垂者豈非誠
大體而自重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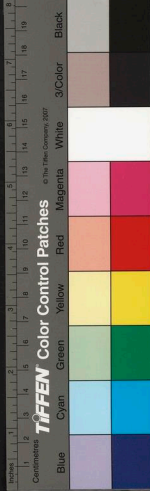
王文正公旦深沉弘遠器宇充曠言行忠厚難
以儉言一日有貨玉帶者詣門公之弟因持呈
公繫之問弟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
公曰玉亦石也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
好無乃勞也我腰間寧稱此物哉亟還之

論曰外重者必內輕外輕者必內重士君子
識不可重於外也何則嗜慾深者天機滅故
也文正公成德士也觀其玉帶之事可為務

外者戒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鹿俾秦西巴持而歸其
隨麋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
秦西巴居一載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
巴有幸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秦西
巴以一鹿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

論曰人之處心不可以不仁也人之所以為
仁者由其有此仁也秦西巴不忍於一鹿豈
非仁乎仁者可以託國可以為友可以共患
難可以共安樂况使為太子傅哉孟孫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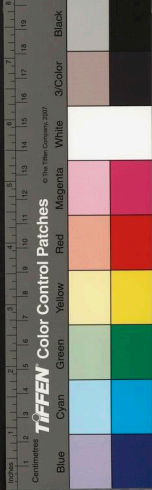


用得其人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吾
於此益信

邴吉字少卿宣帝微時吉盡心匡衛無所不至
宣帝即位衆莫克知吉亦不言後帝聞之特封
之會吉病篤上使人加轎於身而受封太子太
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
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樂而病篤不慮也
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享其樂

論曰書曰帝善降之百祥爲不善降之百殃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多慶此聖經所載萬世

之所信者也彼巧詐者以爲天不足信而用
心設計坑人損物無所不爲嗚呼是豈知天
人文應之機哉吾於邴吉益信聖經之所云
宛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卒式夢邴
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時葬子豈能相及式
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墳極不肯進其母
無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
哭而來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論曰朋友爲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
人以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覷



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范張之事誠有關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乎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着履爲鄰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履耶即跣而返鄰人後得履以前日誤認之履還麟士曰非卿履取矣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高於人正以其量之高於人也量充識而充識量者君子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道也若麟士者豈非識量之兼脩者歟

元德秀號魯山房垣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爲魯山今天下高其行故以魯山稱秩滿架柴車而去及卒惟枕履草瓢而已生六十年未嘗見女巴云

論曰人之一心苟養之有素則舉天下也聞無非樂也若德秀者所謂無所而不樂者乎惟其無所而不樂也所以舉天下俱不足以動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德秀可謂寡慾人矣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菽有稻



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輦輅若文
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其爲貧也

論曰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旨
甘易足者皆可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年曷能
已乎此君子之所以處貧賤也北宮子豈其
人歟

魏野字仲先居甫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人訪
之者無貴賤皆以衣紗帽見之出則跨白驢號
草堂居士好彈琵琶賦詩以自適末

太宗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一日方教鶴舞俄
報中使至拖琴逾垣而走平生詩思清遠語皆
出人意表若曰棋進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若曰
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是皆人之所不能道
者也寄王文正公云從前宰相皆頻出君在中
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了畢這回好伴赤松遊
公即飄然謝事冠萊公鎮洛三邀不至遂寫刺
訪之仲先葛巾布袍長揖議論騷雅相得甚歡
吟曰盛刺不復還留爲家中之寶又寄之以詩
云好去朝中辭宰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其不爲



勢所推動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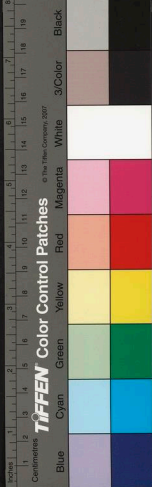
論曰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情知足則富矣當大宋盛時在朝者皆大賢也士君子出仕之秋也仲先獨能紆鸞龍之翼養浩然之氣其志超豈不高且遠哉觀其寄王冠二詩足以見胷中淡然矣六合之內何物能籠絡其人耶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晚寓宛丘有被褐騎驢者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見關人報公公曰傅先生天下

士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公曰詠知之矣但飲酒霖去未逾月而公薨

論曰心者神明之舍大賢君子無一毫之欲故神明全故能先知夫豈智術怪誕之謂哉中庸曰至誠如神亦言其心體之純矣若二君子者可謂無欲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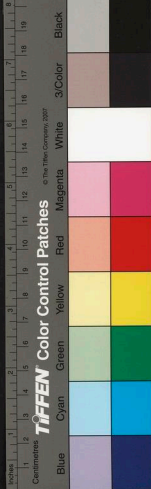
米芾字元章宋熙豐間人少負英聲以恩補校書郎迂太學博士東坡云清雅拔俗之文超邁八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兒子得寶月賦琅然一誦老夫卧聽未畢蹶然而起恨二十年



相從知元章不盡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
後愛閩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焉作菴城東
號海岳喜蓄書畫尤爲山谷黃太史所敬重平
生好石見有瓌奇秀溜者則取袍笏拜之呼爲
石丈

論曰落落難合古人有此言矣大丈夫有所
抱負舉天下無以知之則託山川草木禽魚
翰墨以自況其爲志世人烏得而知之哉夫
以米公之高坡公之賢而猶不能盡識况區
區俗眼安能遽識大賢君子之所爲乎

劉器之爲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爲館職謂器
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
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聞訊不絕某
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論曰附炎趨熱人之常情世降俗澆士風不
競知所自重者蓋鮮矣若器之者豈非自重
者歟然非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人矣惟
賢知賢吾於二公見之



存餘堂詩話

盤石山樵朱承爵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
用其題始得性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
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
乃叙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
鄭誑作樂略叙云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
又不足道譙繆矣彼如鏡歌二十二曲中有
朱鷺曲由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爲詩作者必
因紀祥瑞始可用朱鷺之曲相和歌三十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